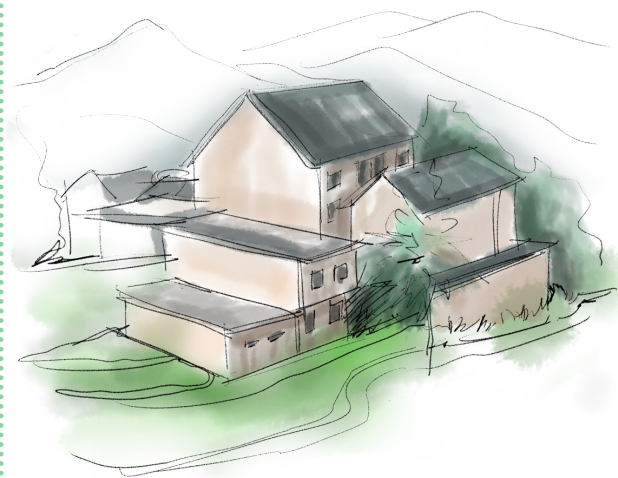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村临古汉道，路旁多蟠桃树，故名蟠桃”。这句话从《仁村乡各村社区地名由来》里跳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。

蟠桃。一个村子叫蟠桃，像是谁从《西游记》的蟠桃园里随手撒下的一粒种子，偏偏落在了豫西的群山之间。光这名字就带着三分仙气，七分新奇，让人坐不住。

从渑池县城出发，车子一路朝东北方向的山里钻。“村村通”把水泥路铺到了每个山坳里，但山路终究是山路，弯弯绕绕，时而上坡，时而下坡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的目光越过一片青翠的山坡，只见蟠桃村安静地卧在了那里。

进村的路口有一大片桃园。路边扯着红底白字的横幅：“蟠桃园采摘开始了！”字迹在日头底下晒得有些褪色。我把车停下，走进园子，一位老汉正挎着竹篮在树下忙活。他手里的蟠桃扁圆扁圆的，泛着红晕，像小孩子的腮帮子。

蟠桃村有这样一个传说，西王母的蟠桃树三千年才结五枚仙桃。孙悟空偷摘后边走边吃，最后一粒桃核被扔在了渑池仁村荆顺家的地头。荆顺种出幼苗，得女取名“桃子”。天上三千年结果的蟠桃，到人间第三年便结

有个村子叫蟠桃

□梁小卫

出鲜红扁圆的桃子。女儿桃子吃后，也沾了仙气。桃子十二岁时，邻居胡妻得邪病，一见桃子病就好转，桃子一走就复发。荆顺让女儿摘桃叶插在胡家门上，病人立刻痊愈。于是村里人纷纷用桃叶避邪。后来，西王母云游发现人间有蟠桃树，命仙童收回仙气。从此，人间蟠桃只留美味，再无仙力。

“村临古汉道”这“古汉道”说的便是崤函古道。当年这条官道连接着洛阳与长安，北崤道恰好穿渑池而过，商旅往来，驿马奔驰，千百年间从未断过。杜甫在这条路上写了《石壕吏》，苏轼也在这条路上叹过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。那些风尘仆仆的身影，想来也曾在这村边的道上歇过脚，讨过一碗水喝。

村头的树下坐着几位老人，蒲扇在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。见我走近，也不多问，只笑着点头。豫西人的厚道，就在这轻轻一颌首里透出来了。

我在巷子里慢慢走着。水泥路是近些年新铺的，但两旁的墙还是老墙，青砖有的已经泛了白，墙缝里冒出几从狗尾巴草，在微风里轻轻晃着。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格外清晰，一只花猫从墙角蹿过，眨眼就消失在灌木丛里。偶尔有一两个老妇人端着搪瓷盆从屋里出来，往院子里泼些水，湿润的泥土气息和着干热的尘味一起涌上来，一时间分不清这算凉快还是热乎。

村子中央有一棵大皂角树。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，树皮暗褐，沟壑纵横，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。树干上部的老木已经枯朽，露出深褐色的木质，可枯朽之处却抽出了新枝，墨绿的羽状复叶层层叠叠，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。我问树龄，村里的老人说至少三百多年了。又说这棵树在三十多年前曾受过一场火，树被烧得焦黑，村里人都以为它活不成了。没想到第二年春天，枯木上竟冒出了嫩叶。

晌午日头依然毒辣，几位老人从树下收了蒲扇，慢慢悠悠往家走。我跟着一位老大爷进了他的院子，大妈正从厨房端饭出来，看见我愣了一瞬，随即笑着招呼我坐下。面条是手擀的，小菜是院子里现摘的黄瓜，拌了蒜泥和醋。说不上丰盛，可不知是人饿了还是情意到了，一碗面吃得格外香。

吃完饭，大妈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慢悠悠地跟我聊起来。她指了指院墙外：“你刚才打老皂角树那过来吧？树边上原先有口老井，明末清初就有的。那时候全村人都从那儿挑水，井水清得很，能照见天上的云，井边的石阶磨得光滑锃亮。夏天一到，井沿上坐满了人，比现在的空调还凉快。”

“那桃树呢？”我忍不住问——前前后后转了一圈，发现村子里的桃树实在不算多。

大妈怔了怔，随即笑了：“早年间是真多，房前屋后，漫山遍野都是，所以才叫蟠桃村嘛。你们城里人，一有空就往乡下跑，说是找什么‘乡愁’，你说说，啥是乡愁？”我被问住了。

她倒自己接了话头：“依我说，乡愁不是那些老房子，老房子迟早要塌的；也不是那些老树、老井，树也会老，井也会干。乡愁啊，是走出去的人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地方。人走了，心还在，这就叫乡愁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门外的树影正斜斜地落进院子里，一只麻雀在墙头啾啾地叫着。我坐在那里，心里忽然泛起一阵说不清的滋味。

返程时，夕阳从车窗外斜斜地打进来，把后排座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黄。路过村口那片桃园时，晚风送来一阵淡淡的甜香，若有若无的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一趟来得不算晚。蟠桃还在，树也还在。那些走远了的人，心也还在。



流年碎影

前不久，因舅家有事，我驾车去了赵窑村。赵窑村的人大多姓赵，过去都住沟内崖边的窑洞里。妈妈70多年前就是从那个村，翻山越岭，嫁到十多里外的雷沟村，开启了她又一种生活。

妈妈在赵窑村的情况，现在没人说得清。但自打嫁到雷沟村，她就成了远近公认的“铁姑娘”。

“铁姑娘”这个词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，专是指那些干活不让男子，性子硬气、不怕苦累的女性。妈妈嫁到雷沟村，就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媳妇之一，很快成了村干部。这时，公社各处都兴起农田水利工程。妈妈带着村里群众先是在西洪阳的茹村打机井，然后又到营里沟修水库——如今那里还留着当年的大坝遗迹。她干活冲在前面，组织有条不紊，让在场的人都十分佩服，那股风风火火的劲头，成了好多人心里抹不去的印象。

一年多后，妈妈不再做村干部了，因为手巧，去公社裁缝铺做裁缝。这期间还遇到一件险事：西洪阳村的老刘坐在椅子上等新衣服，墙上垂落的电线头突然掉在他身上，触电的他僵在椅子上动弹不得，只会直着嗓子喊，旁边的人都吓傻了，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，正在忙碌的妈妈走过来飞起一脚，蹬倒老刘的椅子，垂落的电线从他身上弹开，老刘这才得救。后来，老刘逢人就说，若不是雷沟赵桂香，自己早就没命了。

妈妈一生养大了六个孩子。那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差，



好看故事

小颜从小就学习成绩不好，排名一直徘徊在班级后几名。别人家孩子轻轻松松能听懂的知识点，他要反复琢磨好几遍；别人一小时能完成的作业，他常常要熬到更深半夜。

看着孩子一成不变的倒数名次，小颜母亲满心焦灼。起初她还耐心劝导，柔声鼓励；后来耐心耗尽，斥责打骂成了家常便饭。巴掌落在身上，小颜只会默默垂泪，从不顶嘴。可下一次考试，成绩依旧毫无起色。

为了扭转局面，小颜妈妈狠下心来，请了一对一的家教。书本画满标记，笔记密密麻麻，家教老师耐心讲解解题技巧，可小颜的成绩始终停滞不前。没人否定他的努力，晨起背书，深夜刷题，把能挤出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。

期末考试如期而至，考前一晚，饭桌上气氛沉闷。母亲放下碗筷，语气带着隐隐的期盼：“这次一定要争气，别再考砸了。”小颜低着头，小声应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可现实终究不尽如人意，成绩公布的那天，小颜的分数依然靠后。左邻右舍都纷纷摇头叹息，私下里议论纷纷：“这孩子看着挺乖，就是脑子太笨，根本不是读书的料。”刺耳的话语飘进母亲的耳中，妈妈满心无奈。

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夕阳染红了半边天。放学回来的小颜对妈妈说：“妈，孙老师今天要来家访。”小颜搓着衣

妈妈曾是“铁姑娘”

□刘书芳

生孩子是闯鬼门关，养孩子更是耗一辈子的的心血。打我记事起，家里就一直为孩子买药打针。作为父母，提心吊胆，晚上常常因为孩子生病而彻夜不眠。那时粮食少、收入没着落，生活比较艰难，父亲常常长吁短叹，但在我印象中，妈妈似乎很少因为这些叹过气。这无疑给幼小的我们增加了直面社会的勇气。

孩子多了，衣服被褥都成了问题。家里纺花织布忙碌不停。我们家有两台纺花车，一台较新的是妈妈的，放在下屋厨房的窗子旁。一台比较旧的是奶奶的，放在堂屋东南角。我们上学回来，有两件事常做，一件是坐在一起剥玉米，另一件就是帮妈妈搓花节。有时妈妈纺花纺得很晚，我们睡醒一觉，她还在那里纺。线纺后，框线、浆线、拐线、经线，印线上织布机，掏头织布。然后，染色。有的环节，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尤其是经线。妈妈一手操起四五根线，从东到西，从西到东，手中舞动着彩线仿佛是舞动着整个世界。

我参加工作几十年，除了结婚等人生大事外，从来没有因事请过假，现在想想，是老家的父母总怕我离家远来回折腾，家里有事能瞒就瞒着我。有一次，我趁假期回到家里，发现妈妈说话有气无力，我问怎么回事，她只说没事。后来我遇到西院的堂嫂，才知道妈妈已经感冒发烧一个多月，晕得下不了床，这两天才稍好点。我心里一下揪紧，回去追问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，她只说：“不值当跑这一趟。”

静待花开

□武浩

角，声音怯懦，眼神里藏着一丝惶恐。母亲叹了口气：“来得正好，我也想问问老师，你这孩子到底还有没有救。”

傍晚时分，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推门进来的是三十多岁的班主任孙老师。孙老师有着多年带班经验，她眉眼温和，谈吐沉稳。刚落座，小颜母亲便忍不住摇头诉苦：“老师，您也看见了，这孩子实在愚钝，怎么教都学不会，我们做家长的都想放弃了，感觉他这辈子没希望了。”孙老师没有急于反驳，只是目光温柔地看向局促不安的小颜，然后缓缓开口道：“我先纠正您的想法，孩子没有优劣之分，只是各自不同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，就像花园里的花，花期不同，色彩各异，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，若是满园只有一种花，那根本算不上春天。”

母亲愣了一下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孙老师接着说：“您听说过瓦拉赫吗？他可是位诺贝尔奖得主，幼年学习糟糕，屡屡碰壁，直到发掘自身天赋，才大放异彩。每个人的发展能力并不均衡，都有长处与短板，只要找出自己的天赋赛道就能迸发惊人潜力。”

老师的话让妈妈茅塞顿开。是啊，常言道：一树之果有酸有甜，一母之子有愚有贤。一母生九龙还九龙九不同哩，不可能每个孩子都上北大清华。孩子也努力了，既然读书不好，何不挖掘潜力，培养他的其他潜在兴趣？于是妈妈不

随着父母年龄增长，身体每况愈下，我担心他们缺钱才不吃药看病，于是每次回去都会留点钱，嘱咐他们有病买药，没病买点好吃的。然而，就在妈妈去世前一年，她把我兄弟几人叫到跟前，拿着几个存折递过来说：“这是你们平时给家里带的钱，除了行人情之外，我让存下来。你们有了孩子花钱地方多，现在我们跟着你们吃饭，也用不着了！”我又生气，又心痛，推脱了好长时间，才接过来，转过身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总也止不住。

邻居们常称赞我是个好女婿，好女婿的背后是父母的体谅在支撑。岳父母只有妻子一个女儿，岳母又因为类风湿下不了地，老两口便经常住在我家。岳母去世后，妻子便时常把岳父接来同住。我看岳母亲年岁大，也想把他们接过来，但他们却总说自己身子骨还硬朗，让我们先照顾好岳父。岳父去世后，我也接近退休年龄，终于实现了把父母接到家里住的愿望。但是这时，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，从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“铁姑娘”的影子。很快，我也办理了退休手续，便和兄弟几个商量，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母亲的身体，弟弟也绞尽脑汁拿出一套方案。父母在我家时，我把全身心都放在这个事上，妻子也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做一些适合他们口味的饭菜，母亲精神状态也逐渐变好。正当我满怀期待的时候，母亲却查出了致命病灶，仅仅几个月，母亲就告别人世。这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……

石壕村寻访记

□雷冰

早闻陕州区观音堂镇的石壕村盛名在外，那是中学课本里《石壕吏》的发生地。周末得空，我便驱车沿古道而行，去寻找这处藏在历史风烟里的千年古村。

天高云淡，车行渐深，两山逼仄，地势陡然低下去，一片隐于山脚的村落便映入眼帘。驻车细观，村口照壁上斗大的“石壕村”三个字在日头下泛着微光，那是一股穿越千年的厚重，让人不由放轻了脚步。

顺着村口斜路下行，迎面便是一面刻着《石壕吏》全文的照壁。那刚劲有力的魏碑石刻，字字句句如凿如刻，直击人心。“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”，读着读着，耳畔仿佛响起了千年前的叩门声与哭泣声。我不禁驻足，抚摸着那些冰凉的字迹，心中涌起无限遐想。这哪里是普通的村落，分明是一部摊开在中原大地上的史书。

走进村子，满眼皆是石头。石房、石窑、石墙、石桥，就连脚下的路，也铺满了碎石。当地人说，这里出产高岭土，古人依山采石，建房立瓦，“石壕”二字确是名副其实。然而，这名字的背后却藏着百姓的辛酸泪。查阅资料得知，这里古时因苛捐杂税逼得百姓“干嚎”，被唤作“干壕村”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才改名“甘壕村”；1994年，为纪念杜甫的不朽之作，村子重新恢复“石壕”这一古名。一个村名的变迁，竟浓缩了几千年的命运悲欢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
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，我穿过几条蜿蜒的小巷，寻到了那座传说中的老宅。小院坐北朝南，大门敞开，住着一位姓雷的大嫂。她热情地引我进屋，指着西边一孔阴暗潮湿的窑洞说，这便是传说中杜甫当年夜宿之所。窑洞内四壁萧条，青色地砖早已磨损不清，堆放的杂物让空间显得更加逼仄。我不由得有些恍惚，千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诗圣就在这样的角落里，听着老妇的哭诉，奋笔写下千古绝唱的吗？

走出小院，心绪渐平。我沿着村边的土路，登上村后的山坡。这里便是著名的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。这一刻，时光仿佛凝固。只见坚硬的石灰岩路面上，两道深深的车辙蜿蜒向远方，那是千百年来车轮碾轧留下的印记。车辙之间，散布着无数深深浅浅的蹄窝，那是商旅马帮留下的足迹……

站在古道之上，俯瞰脚下的石壕村，我忍不住浮想联翩。几千年前，这里是长安与洛阳往来的咽喉，使者、商贾川流不息，繁华背后却是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。杜甫便是在这里，见证了“安史之乱”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，用如椽巨笔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哭泣。这些深深的车辙，就像是一道道历史的伤痕，刻在石头上，也刻在民族的记忆里。

日头西斜，暖金色的光从山梁斜扫下来，在古道的车辙里投下斑驳的阴影。那些凹陷的蹄印，像一双双沉静的眼睛，看着石壕水流了一年又一年，看着山川换了模样。

往事越千年，古道悠悠，山川依旧。一千多年前，诗圣杜甫曾在这里留下悲悯的足迹；如今，我站在古道之上，满耳是山风与鸟鸣，隔着悠悠岁月，和这位忧国忧民的先贤，完成了一场无声的对话。

故乡的油珠子树

□李菊秀



离开故乡来外地打拼二十多年，闲费时总想起老家屋后那棵十几米高的油珠子树，它是我忘不掉的童年记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物资紧缺，市面上很少看到清洁剂、洗发水，这棵油珠子树(学名木患子)就成了全村人的天然洗涤剂。油珠子树是落叶乔木，成年树能长到近二十米高，树干灰白平滑，果核乌黑坚硬，常被做成念珠，它的果皮和果肉揉搓可产生丰富泡沫，去污能力堪比肥皂。记忆里这棵油珠子树格外粗壮，要三四个孩子手拉手才能合围，枝叶繁茂如同撑开的一把绿色巨伞，为老屋遮挡风雨。

春夏时节，油珠子成簇挂在枝头，三四颗聚在一起，翠绿圆润像发光的绿宝石，远远望去又似一串串青提，迎风摇曳。秋风吹起，果子渐渐转为饱满的金黄色，再成熟落地。

秋收时，我和伙伴挎着竹筐到树下捡拾果子。地面铺满落叶，混杂着油珠子树叶、竹叶和旁边桃林飘落的枯叶，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松软细碎。每当寻到一大串果子，我们就欢呼雀跃，剥开饱满的果实，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果肉里渗出晶莹油脂，正是去除污渍的天然“法宝”。采摘油珠子的快乐，弥漫了我们的童年。

捡满一筐筐油珠子，母亲总会挨家挨户分给邻里。彼时家家户户日子拮据，舍不得花钱买肥皂、洗衣浆，这份大自然的馈赠给大伙带来了实惠和方便。附近的乡亲大多靠油珠子洗衣洗头：将果肉泡在水里揉搓，雪白泡沫立刻泛起，用它清洗的衣物洁净如新，打理后的头发顺滑带香，山间微风拂过，发丝轻盈飘逸。

我们也默契达成约定：只捡拾地上掉落的熟果，绝不攀爬高大的树干采摘枝头鲜果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老树也不负期待，枝头上年年硕果累累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离家住校，家里生活条件稍有好转，但仍不忘带一些油珠子分给同学。从没见过这种果子的同学如获珍宝，质朴的同窗情谊也随着油珠子一同珍藏在记忆里。只是岁月匆匆，再也回不到那段纯粹无忧的时光。

去年暑假回到故乡，望着油珠子树曾经扎根的空地，往昔画面历历在目：朝阳光下，油珠子树被镀上金光，婆娑树影衬得老屋格外温馨；狂风暴雨来袭时，它又傲然挺立，庇护着老屋与家人。油珠子树倾尽所有奉献果实，慢慢老去，它坚韧无私的品性，恰似默默抚育我们的父母，耗尽半生心血养育子女。

难忘的老油珠子树，它是我心底永远无法抹去的美好印记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